## 「國民文化暨國民文學專題座談會」紀實

記錄整理/林芸伊 公共服務組 圖/國立台灣文學館

2010年10月17日下午3點半,台灣文學館七週年館慶暨國民文化日系列活動之一「國民文化暨國民文學專題座談會」,在第一會議室盛大舉行。在李瑞騰館長的主持之下,陳芳明教授、廖咸浩教授、林柏維教授,針對台灣的文化及文學,提出了許多精彩的見解。台灣文化的特徵在哪裡?台灣的國民文學內涵又是什麼?目聽三位專家學者的對談,讓我們一同領略國民精神的意義。

李瑞騰(以下簡稱「李」):今天是台灣文學館七 週年館慶。1921年的10月17日,台灣文化協 會成立,今天也是文化協會成立的紀念日。文 學館特別在今天,安排了一場「國民文化暨國 民文學專題座談會」,從台灣知識分子的歷史 運動,來看看現代我們應該如何去面對國民文 化的工作。今天的與談者有三位,陳芳明教授 是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的所長,長期從事 台灣文學的研究教學工作,也專長於左翼文學 與政治活動;廖咸浩教授與陳芳明教授一樣, 本質上都是詩人;廖教授長期在台大外文系擔 任教職,也曾經做過台北市文化局局長;林柏 維教授則任教於南台科技大學,學術論文寫台 灣文化協會,是這方面的專家。我們今天特別 邀請這三位特別來賓,來幫我們講一講國民文 化與國民文學。

## 國民文化與國民文學的闡述

陳芳明(以下簡稱「陳」):各位台南的鄉親好。 今天是10月17日,是台灣文化協會成立79週 年的日子,也是蔣渭水先生逝世紀念日,所以 10月17日,已經成為台灣共同記憶的一天。 今天早上我還在台北參加「第二屆蔣渭水學術 研討會」,年輕的一代已經開始研究台灣的歷 史,我覺得非常興奮,研討會結束後,便又趕 來台灣文學館座談。台灣文化及台灣文學的研 究,大概在近二十年來,才開始蓬勃發展。這 是一個遲到的學問,從來沒有一個社會自己創 造出來的文化,必須要等到那麼久以後,台灣 解嚴了,威權體制瓦解了,才開始接觸我們自 己先人的歷史。歷史是反覆的,是由民間創造 改寫,進而建立起歷史觀,而不是由統治者寫 的。我希望我的後人,以後在檔案中看到我 的名字時,都能感到驕傲。身處歷史之中,我 總感覺歷史的發展是非常慢的。我們所祈求的 民主,現在在台灣,只完成了一小部分,等待 我們去追求的,還有一個更完美的「公民社 會」。民主只是一個基層的概念,我希望大家 都能更進一步去關心社會的各種議題,如環 保、性別、原住民等。以前的主流文化都是依 附統治者的,我希望以後,每個人民都能享有 發言權,不管你是什麼弱勢族群,都應該是屬 於這塊土地的一部分。知識分子都應該勇於承 擔社會責任,將台灣推向更精緻化,這才是今 天的國民文化的真理所在。讓台灣每個人民享 有相同的權利,是我的夢,但我想我這一輩子 都無法看到台灣真正的民主實現了,但我會盡 我的全力盡力追求理想,讓真正的國民民主文 化在未來能完成,這是一個知識分子最基本的 態度。1920年代的知識分子所追求的,只是







廖咸浩教授



林柏維教授

卑微的言論自由,而今天,公民的權利才是我 們所應努力的目標。

廖咸浩(以下簡稱「廖」):我把要講的主題拉回 文學。我希望每個人都不要喪失做夢的能力, 而文學的意義,便在這裡彰顯了。我念建中的 時候,有一個同學對我說,他一直無法了解 「太陽衝破鳥雲」這句話的意思,因為他說太 陽是光波,怎麼可能衝破鳥雲?前陣子我參加 一個研討會,會中有一句話是「用歡笑織成衣 裳」,也有人說,歡笑又不是布,怎麼能織成 衣裳呢?這兩個問題,我後來終於替他們找到 解答了。原因就在他們不了解「比喻」。猴子 看到花生只會去抓來吃,但人類卻能創造出 「去天上摘星星」這樣的辭句。人類懂得「比 喻」,一個人一旦喪失做夢的能力,他就不是 人了。所謂做夢的能力,就是說一個人能跳脫 他平面的生活、實際的生活、功利的生活,去 想像另外一個層次的可能性,換句話說,就是 了解「比喻」的能力。人類自從進入現代社會 後,生活便被壓縮成扁平的,看不到未知的遠 方,好像用爬的一樣,喪失了做夢的能力。 「夢」與「比喻」是文學的起點。前面我講的 那兩個人的問題,起因便在於人類自從進入科 技生活之後,便好像又回到爬行的世界,無法 站立看到遠方,無法看到另一個看不到的層

次的生活價值。陳芳明教授剛剛講他自己的夢 想,是一個很難實現、很抽象的夢。猴子只會 抓花牛吃,只是很實用的能力,人類卻懂得夢 想摘星星,擁有很抽象的想像。我認為這就是 文學的功能所在。我們該如何衝破現代的功利 理性生活,便須借助文學的力量。如何讓我們 再度實踐、接觸文學,也是我在文化局工作時 的著力點。

林柏維:1895年的台灣,因為馬關條約而成為日 本的領土,台灣的歷史命運隨之轉折。日本政 府的高壓專制統治,引發了台灣人民的武力流 血抗爭。然而, 日本殖民者的有效經營, 最 終化去了武力抗暴的外在條件,最終使得台灣 與日本母國產生緊密的聯結。在殖民統治教育 下,台灣的菁英分子都渡海日本進入日本的一 流大學,而留在台灣的這些秀異分子,便以蔣 渭水的文化公司為底,取得林獻堂的首肯後, 於1921年10月17日,在台北靜修女中成立台 灣文化協會。文化協會的足跡遍及台灣各地, 其中活動熱度以台中為最。它們設讀報社、推 動白話文的使用、提倡新劇、組電影隊,企圖 用台灣話語喚起民族覺醒、建設台灣的特種文 化、提高台灣人的品格。文化協會所推動的文 化運動,激起了民族意識的覺醒,也使1920 年代台灣的社會空間起了發酵作用。然而,文 化啟蒙的周邊效應,卻也反映在因啟蒙而帶來 的社會分化、思想分歧,從而產生路線爭議、 派系歸屬,伏下分裂的種因。1927年,連溫 卿領導新文化協會,改走階級鬥爭路線;而蔡 培火、蔣渭水等舊幹部另立台灣民眾黨,文化 協會終告左右分流。1920年代文化協會風起 雲湧的文化運動,在大正民主的場域中發展開 來,蔚為波濤壯闊的巨流,在台灣歷史上實可 說是絕無僅有的景象。它成功地催化了台灣的 新文化,樹立台灣人尊嚴的文化運動,不只是 建構台灣本土文化的恢宏運動,也是告別唐山 文化的里程碑。我們環顧今天的台灣,彷彿 還患著蔣渭水「臨床講義」上所診斷的「智 識營養不良症」,彷彿還是「世界文化的低能 兒」。在紀念台灣文化啟蒙日的此時,林獻堂 的呼籲:「要以改造的精神,造堅牢的大舟以 準備航海。 | 仍可做為我們再造台灣新文化的 座右銘。

## 國民文化運動的分裂

陳:其實大家都在追求夢想。台灣文化運動最蓬勃的時候,大概是從1921年到1931年。很遺憾地,日據時代台灣人的抗爭運動,就是一段分裂史。日本政府統治台灣後,強行將一些現代化的東西,如議會、日語,推行到台灣,致使1905年後,台灣開始出現不少的新世代知識分子,如賴和、蔡培火、蔣渭水,他們都想反抗日本的專制政治,推行台灣本土文化的革新。文化協會剛成立時,他們想的都是推動、提升、啟蒙台灣的文化,也負責各類新式報章雜誌的發行,讓民主、議會、人權知識快速傳播,有的人甚至因此入獄被關。但也因為文化協會的文化傳播,最後終於導致台灣農工階級

運動勃起,因而連帶使得文化協會內部產生了衝突分裂。1927年,關心農工問題的知識分子,成為了文化協會裡的左派;而關心民主運動的知識分子,則變成了所謂的右派。最後左派奪得權力,右派只得另立台灣民眾黨。台灣的抗爭運動,就是這樣不斷地分裂。不過這些知識分子都極為深入社會,他們都勇於反抗日本,推動台灣本土文化的啟蒙。後來像楊逵、呂赫若等人,也都跟著起來了。

廖:左右分裂這件事情,是第三世界國家,尤其是被殖民國家,它們在走向獨立的過程中,一定會經歷的。即使不是第三世界國家,也都會出現很激烈的左右對立。台灣當時的狀況,想在體制外爭奪權力,出現分裂便是必然的。但其實在一個成熟的社會,左右分裂不一定要是對立的,它們可以互相協調。文化協會的分裂,其實可以看成是眾聲喧嘩,雙方都應該在台灣的社會裡彼此成長。一個社會要學會開放,才能經得起打擊。而文學作品的想像空間,便在一個衝突、合解、與共生的社會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每個人如果都能透過文學作品學會想像,便容易彼此產生共識,達到共生的目標。文化協會生存的時代,便是因為還不夠成熟,才會產生那種嚴重的衝突。

李:在1920年代那樣一個匱乏的年代,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使得台灣文化的啟蒙,有了一個新的契機。而在今天,台灣的民主已經走到一個更高的狀態,我們的國民文化又該如何繼續提升?我們非常感謝今天,在文化協會成立79週年的這一天,邀請到三位教授來幫我們講一講台灣的國民文化與國民文學。謝謝大家的參與。於